

<<浮生若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浮生若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1342039

10位ISBN编号：7561342039

出版时间：2008-4

出版时间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林语堂

页数：24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浮生若梦&gt;&gt;

## 前言

代序一 闲适，抑或幽默 曹聚仁 林语堂先生戴着“幽默大师”的纸糊帽子游来游去，这一商标，似乎为社会人士所公认：可是他自己心里明白，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他，说林大师是最不懂得幽默的。

他的正确封号应该是“闲适大师”，而不是“幽默大师” 林大师之以“幽默”标记出现，乃始于《论语》半月刊。

那一刊物初刊行时，曾组有编辑委员会，李青崖、邵洵美、温源甯——诸兄都是委员之一。

记得还有章衣萍先生，因为论语社约有“不说我的朋友胡适之”一条，暗中在讽刺他，所以一开头就不参加工作。

这个合股公司，何以一变而为林记独家经营，局外人自然无从推测了。

后来林大师转为“闲适”派大师，另编《人间世》半月刊（非桂林版《人世间》），想把《论语》的衣钵传给陶亢德，邵洵美兄不答应，彼此拆伙，陶亢德转入《人间世》，（《论语》半月刊改为由邵洵美兄主编）“幽默”与“闲适”，各开门户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彼此没有关涉了。

《论语》这个刊物，挂出“幽默”的招牌，真正的“幽默”货色并不多，其中有一篇是讽刺刘海粟大师的参观记，乃是杰作，可惜大部分读者看不懂，这一篇却是李青崖兄的手笔。

与林记无涉。

到了后来，这家幽默公司一变而为翻版的笑林广记，原先那些作家，一个一个都离开去，只留下了林大师一个人；其后出现在读者面前的，有大华烈士，姚颖诸先生，而大华烈士的西北风尤为著称。

林大师灵机一动，于是宇宙风、西风，滚滚而来，而陶亢德为其哼哈二将之一。

他们这群人，既出“幽默”而入“闲适”，于是周作人成为继公安派的大宗师，连林大师也惟其鼻息之斯仰了。

《论语》周年纪念刊上，有着鲁迅先生的纪念文，劈头就说：“论语社所提倡的，都是我所不赞成的。

”这句话，刺痛了林大师的心；后来，林大师提倡闲适的个人情调。

周先生更明确地表示反对，说把小品文当做小摆设来玩弄，乃是对小品文的谋害（见《小品文之危机》）。

于是林大师自称为“言志派”，把大白社芒种社这些人算作“载道派”。

载道派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社会人生，有听为而作，也就被林大师看做大逆不道，时常称之为左派，这便是林记辞典中的“广义的左派”。

一不管看官们明白不明白。

我的交待即以此为限。

什么叫做“幽默”呢？

这是“Humour”一种的音译。

最初出现于《语丝》周刊，当时林大师这么译出，鲁迅先生嫌这两字容易被误解为“静默”、“幽默”，曾表示异议。

后来李青崖兄译之为“语妙”，唐相侯译之为“谐穆”。

“谐穆”最为适当，“谐”代表一面，“穆”又代表一面，合之恰可代表“Humour”全义，可是社会上已流行了“幽默”的译名，也就无法改正了。

自从“幽默”风行，社会上就把一切“滑稽”、“俏皮”的都当作“幽默”，以为引人发笑的笑料都是“幽默”；歧义一出，本义晦暗，论语的读者满天下，而“幽默”的知己无半人，也可说是论语派的悲哀。

“幽默”和“滑稽”、“讽刺”的境界本不十分相同：人与人之间，彼此发现了“愚蠢”，不觉失笑，这是“滑稽”，受了命运的播弄，而不能反抗，只好冷笑一下，这是“俏皮”；不肯屈服，而又无力反抗，只好苦笑一下，这是“讽刺”：看穿了人生的悲剧，寄予无限的同情，乃是“幽默”。

鹤见佑辅说：“懂得幽默，是由于深的修养而来的。

这是因为倘若目不转睛正视着人生的诸相，我们便觉得倘没有幽默，即被赶到仿佛不能生活的苦楚的

## &lt;&lt;浮生若梦&gt;&gt;

感觉里去。

悲哀的人，是大抵喜欢幽默的。

这是寂寞的内心的安全瓣。

泪和笑只隔一张纸；恐怕只有尝过了，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。

”又说：“使幽默不坠于冷嘲，那最大的因子，是纯在真的同情罢，同情是一切事情的础石；幽默不怕多，只怕同情少，以人生为儿戏，笑着过日子的是冷嘲，深味着人生的尊贵不失却深的人类爱的心悄而笑着的是幽默罢。

……靠着嫣然的笑的美德，在我们萧条的人生上，这才也有一点温情流露出来。

”在这个标准下的幽默和林大师的“闲适个人情调”是正相反的，所以他永远不懂得“幽默”。

凡是深入社会，体味人生，他自己认为是左派的事，他自己就否认“幽默”。

衡阳大刚报日前曾刊载张弦先生的一篇杂感，他认为曹某人自以为林大师骂他，乃是阿Q型的作风。

他设想林大师一定“幽默”地说，那回讲演全与曹某无干，曹某岂不是自讨没趣，谁知林大师偏不幽默，一到桂林，就自认那回讲演特别提到曹某，到了衡阳，又特别提出曹某和鲁迅是一道，坚定我们是“左派”，倒使张先生扑了一场空，这即是林大师不懂幽默之明证。

原来林大师这一回回国，第一件大事，就是写曹某一场，以报我所写那篇“林语堂胡说八道”遂行文的旧仇：那回讲演，转弯抹角，主旨只有“左派反对读古书，不懂得东西文化”一句话。

（其言外之意，我上回总算交待了一点，张先生还看不清楚，我不交待时，连郭沫若先生也以为“意在沛公”。

）唉，气度偏狭的朋友，除了谩骂，别无武器，叫他如何懂得“幽默”呢。

或问：你讲了这么多，我还不懂得究竟什么是“幽默”呢？

好，就让我来引一个现成的例子吧：某君：“林大师说你是左派，不是民族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” 笔者：“是的，我若是要民族的话，早该携妻带女到纽约去。

” 其君：“究竟什么是左派呢？”

” 笔者：“林大师的好榜样在，大概住在美国吃面包的是右派，而我们留在中国，吃平价米的都是左派。

” 某君：“他将来还要回国打狗呢？”

” 笔者：“我想他一定还记得起刘半农先生画的《鲁迅打狗图》吧。

” 林大师如能看见我这一段话，他心头定十分了然，一别七年，故人无恙，曹某顽皮如旧，大师也不心摇头叹气了吧。

## <<浮生若梦>>

### 内容概要

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，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。在山水画里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，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，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，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。

由那一刹那起，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。

本书是著名学者、文学大师、一代幽默大师林语堂的经典小品文选集。作者以他天赋的幽默才能，极其雍容的文笔，娓娓讲说他的人生哲学。他力求将中国古代的生活智慧同现代工业文明完美的融合起来，成为一种宜于享用的中产阶级的哲学：旷达、温厚、适度、快乐。

幽默是他的哲学精髓。

在书中，从人类观念，人生态度，直到种种的具体问题，如婚恋、家庭、日常生活、大自然，以及文化方面的享受，无论巨细，都有着酣畅的议论，切当的批评，哲趣的感悟。

古今杂糅、说东道西、引经据典、亦庄亦谐，具有酣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，充分显示了性灵小品的魔力。

## &lt;&lt;浮生若梦&gt;&gt;

## 作者简介

林语堂（1895—1976）福建龙溪人。  
原名和乐，后改玉堂，又改语堂。  
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，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。  
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。  
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。  
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，专攻语言学。  
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，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。  
1924年后为《语丝》主要撰稿人之一。  
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。  
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。  
1932年主编《论语》半月刊。  
1934年创办《人间世》，1935年创办《宇宙风》，提倡“以自我为中心，以闲适为格调”的小品文。  
1935年后，在美国用英文写《吾国与吾民》、《京华烟云》、《风声鹤唳》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。  
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。  
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，任校长。  
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《天风》杂志。  
1966年定居台湾。  
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。  
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。  
1976年在香港逝世。

## &lt;&lt;浮生若梦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代序一 闲适,抑或幽默/1代序二 风行水上的潇洒/4第一篇 退思昔往童年/3乡村的基督教/10在学校的生活/13宗教/18游学之年/19由北平到汉口/21无穷的追求/22第二篇 闲适生活童仆阿芳/27我的旅行/29临别赠言/33初到美国/37海外通信/41美国人/43我居纽约/47我爱美国的什么/50英国人与中国人/54中国人与日本人/63第三篇 追忆旧梦与西洋的早期接触/73圣约翰大学/77哈佛大学/81法国乐魁索城/85殷内镇和莱比锡大学/87论幽默/90三十年代/92论美国/97人生自然的节奏/103第四篇 世事感言一个素食者的自白/109我搬家的原因/111萧伯纳一席谈/114我怎样过除夕/116我喜欢同女子讲话/120乞丐/122遗老/124挖金姑娘/127第五篇 予之信仰大旅行的开始/133人的灵性问题/151信念/158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/160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/173第六篇 故园春秋动人的北京/179上海颂/185杭州的寺僧/187家园之春/190安徽之行/194说北平/196第七篇 文章掌故太平人的寂寞/203草泽入大荒/205孩子三周了/207有味的小品文/208品茗供花也为文/211灵感的源流/214木兰的境遇/218千古谁识苏东坡/221无所不谈/224第八篇 娇女喁语父亲的素描/229自然的态度/231癖好/232溶蜡游戏/233半夜吃零食/234泥马/235牛肉汤味道挺好/236著书的景象/237他们之间/238大小老鼠/239家中的唱歌/242演讲的气概/243

## &lt;&lt;浮生若梦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童年 我生在前清光绪二十一年（西历一八九五年），时值满清帝国末叶，光绪年轻，虽然在位，伯母慈禧太后，独握大权，在国势岌岌可危之日，这位老太婆骄奢淫逸。我之降生，正值中日战争起，中国惨败，订马关条约，割台湾与日本。中日战争之前，慈禧太后将用以建立中国海军的款项，去修建颐和园。据记载，战争爆发后，中国一艘炮艇，曾以仅有之两发炮弹，参予战斗。腐败的满清官僚曾自各国采购大小不同的炮弹，藉以中饱自肥。日本则在明治维新之下，励精图强，后来在一九〇四年在日俄战争中击败帝俄，满清王朝本已是行尸走肉，若干年之后，依然是行尸走肉。

我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区之龙溪县坂仔村。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，一是山景，二是家父，那位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家，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。

坂仔村位于肥沃的山谷之中，四周皆山，本地称之为东湖。虽有急流激湍，但浅而不深，不能行船，有之，即仅浅底小舟而已。船夫及其女儿，在航行此急流之时，必须跳入水中，裸露至腿际，真个是将小舟扛在肩上。

坂仔村之南，极目遥望，但见远山绵亘，无论晴雨，皆掩映于云雾之间。

北望，嘉溪山矗立如锯齿状，危崖高悬，塞天蔽日。冬日，风自极狭窄的狗牙谷呼哨而过，置身此地，人几乎可与天帝相接。

接近东南敞亮处，有一带横岭，家姐家兄即埋葬于斯。

但愿他俩的坟墓今日仍然未遭毁坏。

二姐之挣扎奋斗请求上学的经过，今日我依然记忆如新。

童年时，每年到斜溪和鼓浪屿去的情形，令人毕生难忘。

在斜溪，另一条河与这条河汇合，河水遂展宽，我们乃改乘正式家房船直到县中大城漳州。到漳州视野突然开阔，船蜿蜒前行，两岸群山或高或低，当时光景，至今犹在目前，与华北之童山濯濯，大为不同，树木葱茏青翠，多果实，田园间农人牛畜耕作，荔枝，龙眼，朱栾等果树，处处可见，巨榕枝柯伸展，浓阴如盖，正好供人在下乘凉之用，冬季，橘树开花，山间朱红处处，争鲜斗艳。

父母让我和三兄弟到鼓浪屿求学，这样自然就离开了母亲。

一去往往是一整年。

坐在那种家房船里，我总是看见海上风浪女神妈祖的神龛，放置在船尾，不停的点着几炷香，船夫往往给我们说古老的故事。

有时，我们听见别的船上飘来的幽怨悦耳的箫声。

音乐在水上，上帝在天宫。

在我那童稚的岁月，还能再希望什么更好的环境呢？

在《赖柏英》那本书里，我描写生在山间，是以高地的观点写的，而且是与生在平原以“低地”的观点相对的。

这完全决定于你的性格。

若想把高地和低地的观点说明，我最好是从《赖柏英》第九十五页引用几句了。

细老那个男孩在和阮娜说山的时候儿，他说：“在黛湖我们有山。

可是我在你们那个地方，可没看见那样的山。

我们附近的山是真山，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见的那种不像样子的山。

我们那儿的山令人敬，令人怕，令人感动，能够诱人。

峰外有峰，重重叠叠，神秘难测，庞大之至，简直无法捉摸。

”他以突然兴奋的心情说话，好像倾吐出多年藏在心中的秘密一样，所以听他说话的人竟觉得突如其来，迷惑不解。

他则接着说：“你一点儿也不知道。

你若生在山里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，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……山的力量巨大的不可抵抗。



## &lt;&lt;浮生若梦&gt;&gt;

”——他停下来在思索一个适当的字。

他说：“山逼得你谦——逊——恭——敬。

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长大。

那高地就是我的山，也是柏英的山。

我认为那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——以后也不会……” 阮娜听见这话，她的眼睛越睁越大。

她简直没办法听懂。

她只觉得细老越说越神奇，所谈论的山的影响力，是别人难以听得懂的。

“你意思是说你把对那山的记忆看得很珍贵呀！”

” “不只是珍贵。

那些山的记忆都进入我浑身的血液了。

只要童年时成了个山地的孩子，担保一辈子是个山地的孩子，永远不会变的。

你可以说天下有一种高地的人生观，还有一种低地的人生观。

两者判若天渊，永无接近之日。

” 阮娜神秘的微笑了。

她说：“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？”

我所知道的只是你这个家伙太奇怪。

” 细老说：“我给你说明白一点儿。

我叔叔的人生观，就是低地的人生观。

平的，什么都是平的。

从来不抬头往上望。

” “我再改个说法。

比方你生在那些山间，你心里不知不觉评判什么都以山为标准，都以你平日看惯的山峰为标准。

于是，你当然觉得摩天大楼都可笑，都细小得微不足道。

你现在懂了我的意思了吧？”

对人生别的一切你也是同样一个看法。

人，商业，政治，金钱，等等，无不如此。

” 阮娜把头向后一仰，低声嘻嘻的笑了。

她说：“噢，那么……可是人都赞美摩天大楼呢。

他们不像你把摩天大楼和山相比啊。

” 细老说：“自然啦，我们的童年的日子，童年时吃的东西，我们常去捉虾捉小鲛鱼，泡泡水使脚清凉一下儿的小河——那些简单幼稚的事情，虽然你并不常想，可是那些东西，那些事情，总是存在你心坎儿的深处的。

并没有消失啊。

” 在另一本书里，我也写过赣柏英她那山间的茅屋。

《赖柏英》是一本自传小说。

赖柏英是我初恋的女友。

因为她坚持要对盲目的祖父尽孝道，又因为我要出洋留学，她就和我分离了。

“你整个下午都在白鹭窠消磨过了。

他们的茅屋在西山的一个突出的地方。

一个女孩子站在空旷处，头后有青天做陪衬，头发在风中飘动，就比平常美得多。

她决不显得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的样子。

她浑身的骨头的结构就是昂然挺立的。

” 我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，也就是因此之故。

我之所以这样，都是仰赖于山。

这也是人品的基调，我要享受我的自由，不愿别人干涉我。

犹如一个山地人站在英国皇太子身旁而不认识他一样。

他爱说话，就快人快语，没兴致时，就闭口不言。



## &lt;&lt;浮生若梦&gt;&gt;

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，锐敏而热心，富于想象，幽默诙谐。在那些长老会牧师之中，家父是以极端的前进派知名的。在厦门很少男孩子听说有个圣约翰大学之时，他已经送自己的孩子到上海去受英国语文的教育了。家父虽然并不健壮，他的前额高，下巴很相配，胡须下垂。据我的记忆，我十岁时，他是五十几岁。我记得他最分明的，是他和朋友或同辈分的牧师在一起时，他那悠闲的笑声。他对我们孩子，倒是和蔼亲切，但是若以一般年老的父母而论，他也有几分严厉。纵然如此，他还不至于不肯和我们开玩笑，他还会把一个特别的菜放在母亲面前，有时也给母亲布菜。

厦门是道光二十九年中国五口通商后开放给西洋人传教的一个都市。

父亲说的笑话之中，有一个是关于在厦门传教的先驱搭拉玛博士。

当年的教堂里是男女分坐，各占一边。

在一个又潮又热的下午，他讲道时，他看见男人打盹，女人信口聊天儿。

没有人听讲。

他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身子说：“诸位姐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，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安稳一点儿了。”

家父很受漳州的基督徒所爱戴。

他的话爽快有味，平常老百姓都能听懂。

据我所知，家父是个自学努力成功的人。

他过去曾经在街上卖糖果，卖米给囚犯，获利颇厚。

他也曾贩卖竹笋到漳州，两地距离约十至十五里地。

他的肩膀儿上有一个肉瘤，是由于担扁担磨出来的，始终没有完全消失。

有一次，有人教他给一个牧师担一担东西，表示不拿他当做外人。

那个基督徒对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怜悯心，让他挑得很重，那些东西里有盆有锅。

那人还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很好。

你挑得动。

这样儿才不愧是条好汉。

直到后来，父亲还记得在那个炎热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担东西。

这就是他赞成劳动的缘故。

我记得他和当地的一个税吏打过一次架。

那个税吏领有执照，得在每五日一次的集镇上，由他自己斟酌决定收取捐税。

有一个卖柴的人，费了三天工夫，斫柴，劈成棍状，烘熏成炭，由山中运到集上卖。

每一捆卖两百铜钱，而税吏每捆炭要他纳一百二十铜钱的税。

家父赶巧在旁经过。

看见税吏欺负穷人，上前干涉，于是恶语相侵。

人群围起来。

最后，税吏表示尊重家父的长者地位，答应减低捐税——减低多少，已经记不清。

但是父亲回家告诉我们这件事时，税吏的邪恶不义，还让父亲怒火中烧。

家母出嫁得晚。

她为人老实直率。

她能看闽南语拼音的《圣经》。

不管什么农夫，她都会请到家喝杯茶，在热天请人到家乘乘凉。

她虽然是牧师的太太，但从不端架子。

我记得母亲是有八个孩子的儿媳妇，到晚上总是累得精疲力尽，两只脚迈门坎都觉得费劲。

但是她给我们慈爱，天高地厚般的慈爱，可是子女对她也是同样感德报恩。

我十岁，也许是十二岁时，我的几个姐姐就能够做家中沉重的事情，母亲才得安闲度日。

二姐和我总是向妈妈说些荒唐故事，以逗妈妈为乐。

## &lt;&lt;浮生若梦&gt;&gt;

等妈妈发觉我们逗弄她，好像如梦初醒，恍然大悟，就喊道：“根本没有这种事。你们说来逗我乐的。”

”母亲一向牙齿不好，每逢在大家面前笑时，总是习惯用手捂着嘴。

我们兄弟六人，姐妹二人，我是倒数第二。

在家，男孩子规定是应当扫地，由井上往缸里挑水，还要浇菜园子。

把水桶系下井去，到了底下时，让桶慢慢倾斜，这种技巧我们很快就学会了。

水井口上有边缘，虽然一整桶水够沉的，但是我很快就发觉打水满有趣，只是厨房里用的那个水缸，能装十二桶水，我不久就把倒水推给二姐做。

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肥皂是什么东西。

等我十岁左右，母亲用一种豆饼洗手时，有一种粘液。

后来，我们用肥皂，是由商务印书馆买来的。

母亲总是在太阳里把肥皂晒硬，好能用得久些。

在夏天，哥哥们回家来了，我们每逢上课前先打铃。

父亲就是老师。

他教我们念诗，念经书，古文，还有普通的对对子。

父亲轻松容易的把经典的意思讲解出来，我们大家都佩服他。

快到十一岁时，我记得二姐常凝视着墙上的影子，用很惋惜，很不愿意的语气说：“现在我得去洗衣裳了。”

”在下午，天晚一点的时候，她又看一看墙上的影子，几乎是自言自语的说：“我该把晒的衣裳收回来了。”

”在晚上，我们大家轮流读《圣经》，转过身去，跪在凳子上，各自祷告。

有时候，我弟弟会睡着，大姐就会骂他“魔鬼撒旦”，或“魔鬼撒旦的儿子”。

我们兄弟姐妹是不许吵架的，实际上我们也没吵过架。

理由是：每个人都要“友好和善”。

后来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，我不得不劝我弟弟不要对每个人都那样微笑表示友好。

这个理想主义者的色彩现在还依然植在他心里，由他的来信，就显然可见。

他还是相信人人若不遵照耶稣指出的道路走，世界和平便不可获致。

也许他对。

他是教友会和平主义论者。

我最早就有想当作家的愿望，八岁时我写了一本教课书。

一页是课文，接着一页是插图。

是我秘密中作的，很细心不使别人看到。

等大姐发现时，我好难为情，不久之后，所有兄弟姐妹都能背了。

文句是：人自高 终必败 持战甲 靠弓矢 而不知 他人强 他人力 千百倍 以所

用的字汇论，写的算不坏。

写这篇文字时，是与新教堂正在建筑中的那些日子的情形，联想在一起的。

另一页是写一个蜜蜂采蜜而招到焚身之祸。

有一张画儿，上面画着一个可以携带的小泥火炉。

课文今已忘记。

也是同样道德教训的意味。

我也以发明中国药粉治疗外伤为戏，名之为“好四散”。

当时童年的幻想使我对这种药粉的功效真是信而不疑。

几位姐姐因此常跟我开玩笑。

我曾写过一副对子，讽刺老师给我作文的评语。

老师给我的评语是“如巨蟒行小径”，此所以言我行文之拙笨。

我回敬的是“似小蚓过荒原”。

现在我想到这副对联，还颇得意。

## &lt;&lt;浮生若梦&gt;&gt;

我还想起来，我十几岁时的头脑，常常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。在很早的时候，我就问上帝是否是无所不在，若是的话，那一定是“头上三尺有神明”。还有，为什么我们每逢吃饭前先要感谢上帝。我很早就推出了结论，那就是，虽然我们吃的米不见得是上帝赐与的，我们总是要谢谢那位原始的赐与者，就犹如在历史有一段太平的岁月时，老百姓要感谢皇帝一样。

二姐比我大四岁，是我的顾问，也是我的伴侣。但是我们一块儿玩儿起来，还是和她玩得很快乐，并不觉得她比我大。我们俩的确是一块儿长大，她教我，劝我，因为我是个可爱的孩子，又爱淘气。后来她告诉我，我既顽皮，又爱发脾气。我一听见要挨一顿棍子时，脸就变得惨白，父亲一见，手一松，棍子就掉在地上了。他的确是很爱我。

他在十点左右吃点心时，往往是猪肝细面，他常留下半碗，把我叫进去吃。我从来没吃过味道那么美的猪肝面。

有一次，家里关上门，不许我回家，我往家里扔石头。母亲不知道把我怎么办。我再三纠缠母亲。我忽然想出一个妙计。我知道二姐必须洗衣裳，我就躺在泥里说：“现在你得给我洗衣裳了吧。”二姐的眼睛特别有神，牙又整齐又洁白。她的同学都把她看做学校中的美女，不过这个我不想说什么。她的功课很好，应当上大学。但是我父亲要供给几个儿子。供给儿子上大学，可以；供给女儿，不行。福州的女子大学一学期学费要七、八十块钱。我父亲实在办不到。我深知二姐很想受高等教育。她已经在鼓浪屿上完了中学；那时是二十二岁，正是女孩子有人提亲的时候。但是她不管。在夜静更深时，我母亲就找个机会和她说亲事。她总是把灯吹灭，拒绝谈论此事。

最后，她看到别无良策，只好应允婚事。那年，我就要到上海去读圣约翰大学。她也要嫁到西溪去，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。所以我们路上停下去参加她的婚礼。在婚礼前一天的早晨，她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我说：“和乐，你要去上大学了。不要糟塌了这个好机会。要做个好人，做个有用的人，做个有名气的人。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。”我上大学，一部分是我父亲的热望。我又因深知二姐的愿望，我深深感到她那几句话简单而充满了力量。整个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，觉得我好像犯了罪。她那几句话在我心里有极重的压力，好像重重的烙在我的心上，所以我有一种感觉，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学。第二年我回到故乡时，二姐却因横痃性瘟疫亡故，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。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，永远不能忘记。

## &lt;&lt;浮生若梦&gt;&gt;

## 编辑推荐

国学大师、文化巨匠林语堂人生自述，书写幽默潇洒的快意人生，展现超然尘世的隐逸情趣！在书中，从人类观念，人生态度，直到种种的具体问题，如婚恋、家庭、日常生活、大自然，以及文化方面的享受，无论巨细，都有着酣畅的议论，切当的批评，哲趣的感悟。古今杂糅、说东道西、引经据典、亦庄亦谐，具有酣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，充分显示了性灵小品的魔力。

顺乎本真，便心与物游。

当你读到一个人的作品，本能地接受了它，同时感到格外兴奋的话，那位作者我想应是林老所说的你的精神的亲属了。这种兴奋难以言表，但绝不亚于得到一张旅游北欧的机票时的手舞足蹈，也绝不亚于捧着刚授予的优秀学生授章的爱不释手……文字在林老手中找到了它可以表现无比可爱的舞台。

一杯茶、一本书、一段音乐、一个午后、一种享受……同时脑中的角落里，淡淡地隐藏了对物欲锱铢必较而和文字无缘的那些人的怜悯……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，年纪已长的语堂先生，站在台北仰德大道居所的窗前，忆往怀昔，或许更能对浮生有着更深入的知晓和洞悉吧。

林语堂先生学贯中西，著述甚丰，其中的散文、随笔尤为精彩。

他极好地杂糅了外国娓语式散文和中国明清性灵小品，另加上林先生本人的天赋气质，他的文字便灵性、幽默了。

<<浮生若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